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五十四

侍講學士_臣羅國俊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_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五十四

文苑傳

臣等謹案遷固二史皆有儒林而無文苑文苑傳之作自范氏後漢書始唐書及金史曰文藝宋史曰文苑遼史曰文學其致一也元史若趙孟頫虞集揭傒斯蘇天爵之倫皆入列傳中而類傳則儒學之後不復立文苑一門蓋倣馬班之例今依鄭

志續輯唐以後文苑傳若干篇間有自他類改歸者按次編入亦務求其當焉

唐一

徐曠

陸元朗

顏師古

相時
游秦

袁朗

承序
利貞

賀德仁

庾抱

歐陽詢

朱子奢

張士衡

蕭德言

蔡允恭

謝偃

張蘊古

崔信明

鄭世翼

劉肅之

延祐
知柔

藏器

張昌齡

昌宗

崔行功

杜審言

易簡甫

王勃
勵助

楊炯

盧照鄰

駱賓王

元萬頃

范履冰正

苗神客

周思茂

胡楚賓

徐曠字文遠以字行南齊司空孝嗣五世孫父徹梁祕

書郎尚元帝女安昌公主江陵陷俘以西客偃師貧不

能自給兄文林

舊唐書作休

鬻書于肆文遠日閒之因博通五經

明左氏春秋性方正舉動純重竇威楊玄感李密王世充皆從受學隨開皇中累遷太學博士詔授漢王諒

經會諒反除名為民大業初禮部侍郎許善心薦文遠
及包愷褚徽陸德明魯達為學官擢國子博士愷等為
太學博士世稱左氏有文遠禮有褚徽詩有魯達易有
陸德明皆一時冠云文遠說經徧舉先儒異論分明是
非乃出新意以折衷聽者忘倦越王侗署為國子祭酒
時洛陽饑文遠自出城樵拾為李密軍所執密使文遠
南向坐備弟子禮拜之文遠謝曰將軍若欲為伊霍繼
絕扶傾吾雖老猶願盡力如為莽卓乘危迫險則僕老

矣無能為也密頓首曰幸得位上公思所以竭力先征
化及刷國恥然後入見天子請罪于有司惟先生教之
答曰將軍名臣子累世盡節前陷玄感黨迷未遠而復
今若終之以忠是天下之人所望於將軍者密頓首曰
敬聞命俄而世充專制密又問焉對曰彼殘忍而意褊
促必速於亂將軍非破之不可以朝密曰常謂先生儒
者不學軍旅至籌大計乃明畧過人密敗復入東都世
充給稍異等而文遠見輒先拜或問君踞見李密而下

王公何邪答曰密君子能受鄙生之揖世充小人無容
故人義相時而動可也世充僭號以為國子博士子士
會奔長安世充怒絕其廩文遠困甚幾死數矣身出樵
為羅士信所獲送京師仍為國子博士高祖幸國學觀
釋奠

按舊書載高祖幸國
學事在武德六年

文遠發春秋題論難風生隨

方占對莫能屈帝異之封東莞縣男卒孫有功自有傳
陸元朗字德明以字行蘇州吳人善名理言受學於周
弘止陳大建中後主為太子集名儒入講承光殿德明

始冠與下坐國子祭酒徐孝克數經倚貴縱辦衆多下
之獨德明申答屢奪其說舉生咨賞解褐始興國左常
侍陳亡歸鄉開隋煬帝擢祕書學士大業間廣召經明
之士四方踵至於是德明與魯達孔褒會門下省相酬
難莫能屈遷國子助教越王侗署為司業入殿中授經
王世充僭號封子為漢王以德明為師即其廬行束脩
禮德明恥之服巴豆劑僵偃東壁下世充子入拜牀垂
德明對之遺痢竟不與語遂移病成臯世充平秦王辟

為文學館學士以經授中山王承乾補太學博士高祖
釋奠召博士徐文達講孝經浮屠慧乘講波若經道士
劉進喜講老子德明隨方立義徧析其要帝大喜曰三
人者誠辯然德明一舉輒蔽可謂賢矣遷國子博士封
吳縣男卒論譔甚多傳于世後太宗閱其所著經典釋
文嘉德明博辯以布帛二百段賜其家子敦信麟德中
繇左侍極檢校右相累封嘉興縣子以老疾致仕終大
司成

顏師古字籀

舊唐書作顏籀字師古

其先琅邪臨沂人祖之推自

高齊入周終隋黃門郎遂居關中為京兆萬年人父思魯以儒學顯武德初為秦王府記室參軍師古少博覽精故訓學善屬文仁壽中李綱薦之授安養尉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其年弱謂曰安養劇縣子何以治之師古曰割雞未用牛刀素驚其言大後果以幹治聞時薛道衡為襄州總管與之推有舊佳其才每作文章令指摘疵短俄失職歸長安資教授為生高祖入關謁見長春

官授朝散大夫拜燉煌公府文學累遷中書舍人專典
機密師古性敏給明練治體方軍國務多詔令一出其
手冊奏之工當時未有及者太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封
琅邪縣男坐公事免帝嘗嘆五經去聖遠傳習浸訛詔
師古于祕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成悉詔諸儒議于是
各執所習其非詰師古師古輒引晉宋舊文隨方曉答
援據該明人人嘆服尋加通直郎散騎常侍帝因頒所
定書于天下學者賴之俄拜祕書少監再刊正事古篇

奇字世所惑者討析申熟必暢本源然多引後生與鑿
校抑素流先貴勢雖商賈富室子亦竄選中由是素議
薄之斥為柳州刺史未行帝惜其才讓曰卿之學信可
稱者而事親居官朕無聞焉今日之行是誰取之念卿
曩經任使朕不忍棄後宜自戒師古謝罪復留為故官
師古性簡峭傲視輩行罕所推接早見驅策意望甚高
及是頻被譴罔然喪沮乃闔門謝賓客巾褐褰帔放情
蕭散為林墟之適多藏古圖畫器物書帖亦性所篤愛

與譔五禮成進爵為子又為太子承乾注班固漢書上之貞觀十五年帝將有事泰山詔公卿博士雜定其儀師古奏臣譔定封禪儀注書在十一年於時諸儒謂為適中乃以付有司多從其說遷祕書監弘文館學士十九年從征遼道病卒謚曰戴其所注漢書急就章大顯於時永徽三年子揚廷為符璽郎表上師古所譔匡謬正俗八篇初思魯與妻不相宜師古苦諫父不聽情有所隔故帝及之師古弟相時字睿亦以學聞為天策府

參軍事貞觀中累遭諫議大夫有爭臣風轉禮部侍郎
羸瘠多病師古歿不勝哀而卒師古叔游秦武德初累
遷廉州刺史封臨沂縣男時劉黑闥初平人多強暴比
游秦至禮讓大行邑里歌之高祖下璽書獎勞終鄆州
刺史所撰漢書決疑師古多資取其義

袁朗其先雍州長安人父樞仕陳為尚書左僕射朗在
陳為祕書郎江總尤器之後主聞其才詔為月賦一篇
灑然無留思後主曰謝莊不得獨美于前矣復詔為芝

草嘉蓮二頌歎賞尤厚累遷太子洗馬德教殿學士陳
亡入隋歷尚書儀曹郎武德初隱太子與秦王齊王相
傾爭致名臣以自助朗為齊王文學封汝南縣男再轉
給事中貞觀初卒太宗為廢朝一日謂高士廉曰朗任
淺而性謹厚使人悼惜詔給喪費存問其家朗遠祖滂
為漢司徒自滂至朗凡十二世其間位司徒司空者四
世淑顯察皆死宋難昂著節齊梁時朗自以中外人物
為海內冠雖琅邪王氏踵為公卿特以累朝佐命有功

鄙不為伍

按唐書此下附朗孫誼傳無蹟可錄今刪

朗從父弟承序陳尚書

僕射憲之子為齊王元吉府學士府廢補建昌令治尚
慈簡吏民懷德高宗之為晉王也太宗崇選僚屬問梁
陳名臣子弟誰可者岑文本曰昔陳亡百司奔散有袁
憲者朝服立後主旁白刃不避也王世充篡隋羣僚奉
表勸進而憲子給事中承家稱疾不肯署今其少子承
序風操清亮無愧先烈帝乃召拜晉王友兼侍讀加弘
文館學士卒朗從祖弟利貞陳中書令敬之孫高宗時

為太常博士周王侍讀及王立為太子百官上禮帝欲
大會羣臣命婦宴宣政殿設九部伎散樂利貞上疏諫
以為前殿路門非命婦宴會倡優進御之所請徙命婦
別殿九部伎從左右門入罷散樂不進帝納之即移于
麟德殿既會帝傳詔利貞曰鄉奕葉忠鯁能抗疏規朕
之失不厚賜無以勸能者乃賜物百段擢祠部員外郎
卒中宗立以舊恩追贈祕書少監

賀德仁越州山陰人父朗陳散騎常侍德仁與從兄德

基師事周弘正以文辭稱人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
文質彬彬賀德仁兄弟八人時比漢荀氏太守鄱陽王
伯山改所居甘滂里為高陽云始德仁在陳為吳興王
友入隋楊素薦其才授豫章王記室王遇之厚徙封齊
復為府屬王廢官吏抵罪而德仁以忠謹獲賞補河東
司法參軍素與隱太子善高祖起兵太子封隴西公以
德仁為友庾抱為記室俄並遷中舍人以年耆不更吏
職徙洗馬與蕭德言陳子良皆為東宮學士貞觀初遷

趙王友卒從子紀數亦博學高宗時紀為太子洗馬預
修五禮數率更令兼太子侍讀皆為崇賢館學士庾抱
者潤州江寧人陳御史中丞衆孫隋開皇中為延州參
軍入調吏部尚書牛弘給筆札令自序授筆而成甚奇
之後為元德太子學士會嫡皇孫生大宴抱于坐中獻
頌太子嗟賞義寧中隱太子引為隴西公府記室文檄
皆出其手轉太子舍人

據舊唐書增

未幾卒

歐陽詢字信本潭州臨湘人父紇陳廣州刺史以謀反

誅詢當從坐匿而免江總以故人子私養之貌寢俛敏
悟絕人總教以書記每讀輒數行同盡遂博貫經史仕
隋為太常博士高祖微時數與游既即位累擢給事中
詢初倣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尺牘所傳
人以為法高麗嘗遣使求之帝嘆曰彼觀其書固謂形
貌魁梧耶嘗行見索靖所書碑觀之去數步復返及疲
乃布坐至宿其傍三日乃去其所嗜類此貞觀初厯太
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縣男卒子通儀鳳中累

遷中書舍人居母喪詔奪哀每入朝徒跣及門夜直藉藁以寢非公事不語還家輒號慟年饑未克葬居廬四年不釋服冬月家人以氈絮潛置席下通覺即徹去累遷殿中監封渤海子天授初轉司理卿判納言事輔政月餘會鳳閣舍人張嘉福請以武承嗣為太子通與岑長倩等固執忤諸武意及長倩下獄坐大逆死來俊臣并引通同謀通雖被慘毒無異詞俊臣代占誅之神龍初追復官爵通蚤孤母徐教以父書懼其情當遺錢使

市父遺跡通乃刻意臨倣以求售

按舊書通母每遺通錢紹云質汝父書迹

之直通慕名甚銳日夜精力無倦所載與新書小異

數年書亞于詢父子齊名號

大小歐陽體詢書不擇紙筆皆得如志通晚自務重以狸毛為筆覆以免毫管皆象犀非是未嘗書

朱子奢蘇州吳人從鄉人顧彪受左氏春秋善文辭隋大業中為直祕書學士天下亂辭疾還鄉里後從杜伏威入朝授國子助教太宗貞觀初高麗百濟同伐新羅連年兵不解新羅告急帝假子奢員外散騎侍郎持節

諭旨二國上表謝罪贈遺甚厚初子奢行帝戒曰海邦

重學卿為講大義然勿入其幣

按舊書作卿為大國使必勿藉其來修為之講

說則是并戒其講說也與新書所載異

還當以中書舍人處卿子奢唯唯

至其國為發春秋題納其美女帝責違旨而猶愛其才

以散官直國子學累轉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始武德

時太廟享止四室太宗將祔高祖主于廟詔有司詳議

子奢建言漢丞相韋玄成奏立五廟劉歆議當七鄭玄

本玄成王肅宗歆于是歷代廟議不能一旦天子七廟

諸侯五降殺以兩禮之正也若天子與子男同則間無容等非德厚游廣德薄游狹之義臣請依古為七廟若親盡則以王業所基為太祖虛太祖室以俟無疆迭遭乃處之于是尚書共奏自春秋以來言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為不可易之法請建親廟六詔可池陽令崔文康坐事櫟陽尉魏禮臣劾治獄成御史言其枉禮臣訴御史阿黨乞下有司雜訊不如所言請死鞠報禮臣不實詔如請子奢曰在律上書不實有定罪今抵

以死死不可復生雖欲自新弗可得且天下唯知上書獲罪欲自言者皆懼而不敢申矣從之子奢為人樂易能劇談以經義緣飾每侍宴帝令論難羣臣恩禮甚篤十五年卒于官

張士衡瀛州樂壽人父文慶北齊國子助教士衡九歲居母喪哀慕過禮博士劉軌思見之奇其操謂文慶曰古不親教子吾為君成就之乃授以詩周禮又從熊安生劉焯等受經貫知大義仕隋為餘杭令以老還家貞

觀中幽州都督燕王靈夔以禮邀聘北面事之太子承
乾慕風迎致謁太宗洛陽宮擢朝散大夫崇賢館學士
太子以士衡齊人也問高氏何以亡士衡曰高阿那瓌
之凶險駱提婆之佞韓長鸞之虐皆信用之忠良外誅
骨肉內離剝喪黎元故周師臨郊人莫為用以至覆亡
復問事佛營福其應奈何對曰事佛在清靜仁恕如貪
恠驕虐雖傾財事之無救于禍且善惡必報若影赴形
聖人言之備矣為君仁為臣忠為子孝則福祚永反是

則殃禍至矣時太子以過失聞士衡因是規之然不能用也太子廢給傳罷歸十九年卒士衡以禮教諸生當時顯者永年賈公彥為最

按永年原訛作永平據唐書地理志及舊書賈公彥傳改

正
公彥自有傳

蕭德言字文行陳吏部侍郎引子也系出蘭陵明左氏春秋甫冠以國子生為岳陽王賓客陳亡徙闕中詭浮屠服亡歸江南州縣部送京師隋仁壽中授校書郎太宗貞觀時歷著作郎弘文館學士太宗欲知前世得失

詔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哀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愛其書博而要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賚賜尤渥德言晚節學愈苦每開經輒被濯束帶危坐妻子請曰老人何終日自苦答曰對先聖之言何敢憚勞詔以經授晉王時許叔牙為侍讀同勸講王為太子德言又兼侍讀而叔牙亦兼弘文館學士德言請致仕太宗不許下詔敦勉封武陽縣侯進祕書少監久乃得謝高宗立拜銀青光祿大夫全給其祿遣

通事舍人即家致問乘輿至肅章門引見禮遇隆重由是晉府及東宮舊臣子孫並增秩賜永徽五年卒贈太常卿謚曰博曾孫至忠自有傳

蔡允恭荊州江陵人後梁左民尚書大業子美姿容工為詩仕隋歷起居舍人煬帝有所賦必令諷誦遣教宮人允恭恥之數稱疾授內史舍人俾入宮固辭由是疎斥帝遇弒經事宇文化及竇建德歸國為秦王府參軍文學館學士貞觀初除太子洗馬卒所著有後梁春秋

十卷

謝偃衛州衛人本姓直勒氏祖孝政北齊散騎常侍改姓謝偃在隋為散從正員郎貞觀初應詔對策高第歷高陵主簿太宗幸東都穀洛泛溢壞洛陽宮詔求直言偃上書陳得失帝稱善引為弘文館直學士遷魏王府功曹嘗為塵影二賦帝美其文召見欲偃作賦先為序一篇頗言天下乂安功德茂盛意授偃使賦偃緣帝指名篇曰述聖帝悅賜帛數十匹初帝即位直中書省張

蘊古上大賢箴諷帝以民畏而未懷其辭挺切擢大理丞偃又獻惟皇誠德賦其序大畧言治忘亂安忘危逸忘勞得忘失四者人主莫不然是以聖人處宮室則思前王所以亡朝萬國則思已所以尊巡府庫則思今所以得視功臣則思其輔佐之始見名將則思其用力之初如此則人無易心天下何患乎不化哉旦行之堯舜暮失之桀紂豈異人哉其意蓋規帝成功而自處至難云又謨玉牒真紀以觀封禪時李百藥工詩而偃善賦

時人稱李詩謝賦府廢終湘潭令蘊古洹水人敏書傳
曉世務文擅當時後坐事誅

崔信明青州益都人高祖光伯

按舊唐書以信明為光伯曾孫與新書異仕

後魏為七兵尚書信明之生五月五日日方中有異崔
鳴集庭樹太史令史良為占曰五月為火火主離離為
文日中文之盛也崔五色而鳴此兒將以文顯然崔類
微位殆不高邪及長強記美文章隋大業中為堯城令
竇建德僭號而信明族弟敬素者為偽鴻臚卿自謂得

意語信明曰夏王英武有舉天下心士女襁負而至不可勝數兄不以此時立功立事豈所謂見幾不俟終日乎答曰昔中胥海隅釣師能固其節爾欲吾屈身賊中求斗筭邪遂踰城去隱太行山貞觀六年有詔即家拜

興勢丞

舊書作
興世丞

遷秦州令卒子冬日武后時為黃門侍

郎為酷吏誣死信明蹇亢以門望自負嘗矜其文謂過李百藥議者不許揚州錄事參軍鄭世翼者亦驚侶數忼輕忤物遇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句願

見其餘信明欣然出衆篇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去世翼鄭州滎陽人周儀同大將軍敬德孫貞觀時坐怨謗流死雋州謨交游傳行于世

劉肩之徐州彭城人少志學與孫萬壽李百藥相友善武德中杜淹薦為信都令有惠政永徽初以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與令狐德棻楊仁卿等譔次國史并實錄以

勞封陽城縣男終楚州刺史

按劉肩之撰次國史實錄有文名故舊書列之文苑

傳而以延祐藏器諸人附焉新書改作延祐傳弟子延考延祐事蹟與文苑無涉似非本旨今從舊書

祐弱冠擢進士補渭南尉有吏能治第一季勅戒之曰
子春秋少而有美名宜稍自抑無為出人上延祐欽納
後檢校司賓少卿封薛縣男徐敬業敗詔延祐持節到
軍時吏議敬業所署五品官殊死六品流延祐謂誣脅
可察以情乃論受五品官當流六品以下除名全宥甚
衆拜箕州刺史轉安南都護舊里戶歲半租延祐責全
入衆始謀亂延祐誅其渠李嗣仙而餘黨丁建等遂叛
合衆圍安南府城中兵少不支嬰壘待援廣州大族馮

子猷幸立功按兵不出延祐遇害其後桂州司馬曹玄
靜進兵討建斬之延祐從弟藏器高宗時為侍御史衛
尉卿尉遲寶琳脅人為妾藏器劾還之寶琳私請帝止
其還凡再劾再止藏器曰法為天下縣衡萬民所共陛
下用捨繇情法何所施今寶琳私請陛下從之臣公劾
陛下亦從之今日從明日改下何所遵彼匹夫匹婦猶
憚失信況天子乎帝乃詔可然內銜之不悅也稍遷比
部員外郎監察御史魏元忠稱其賢帝欲擢任為吏部

侍郎魏玄同沮曰彼奸道不篤者安用之遂出為采州
司馬卒子知柔性簡靜美風儀居親喪廬墓側詔築關
表之歷國子司業累遷工部尚書開元六年河南大水
詔知柔馳驛察民疾苦及吏善惡所表陳州刺史韋嗣
立汝州刺史崔日用袁州刺史韋元珪符離令蔡母頊
等止二十七人有治狀久之遷太子賓客封彭城縣侯
致仕給全祿終身卒贈太子少保謚曰文弟知幾別有
傳

張昌齡冀州南宮人與兄昌宗皆以文名州欲舉秀才
昌齡以科廢久固讓更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皆為考
功員外郎王師旦所絀太宗問其故答曰昌齡等華而
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
雅帝然之貞觀末翠微宮成獻頌闕下召見試息兵詔
少頃成文帝大悅戒之曰昔禰衡潘岳矜已傲物不得
令終卿才不減二人宜鑒于前副朕所求乃敕於通事
舍人裡供奉俄為崑山道記室平龜茲露布為士所稱

賀蘭敏之奏預北門修撰乾封元年卒昌宗官至太子舍人修文館學士撰古文紀年新傳數十篇

崔行功恒州井陘人祖謙之仕北齊終鉅鹿太守

舊唐書作

北齊鉅鹿太守伯讓曾孫

徙占鹿泉行功少好學唐儉愛其才妻以

女因倩作文表高宗時累轉吏部郎中以善數奏常兼通事舍人內供奉坐事貶游安令又召為司文郎中與蘭臺侍郎李懷儼並主朝廷大典冊初太宗命祕書監魏徵寫四部羣書將藏內府置讐正三十員書工百員

徵徙職又詔虞世南顏師古踵領功不就顯慶中罷讐
正員聽書工寫于家送官取直使散官隨番刊正至是
詔東臺侍郎趙仁本舍人張文瓘及行功懷儼相次充
使檢校置詳正學士代散官以勞遷蘭臺侍郎按舊唐書云咸
亨中官名復舊改為秘書少監上元元年卒孫銑尚安定公主為太府
卿行功兄子玄暉別有傳

杜審言字必簡襄州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遠裔擢進
士為隰城尉恃才傲世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與選

試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類此累遷洛陽丞坐事貶吉州司戶參軍司馬周季重司戶郭若訥構其罪繫獄將殺之季重等酒酣審言子并年十三袖刃刺季重於坐左右殺并審言免官還東都蘇頲傷并孝烈誌其墓後武后召審言將用之間曰卿喜否審言蹈舞謝后令賦歡喜詩歎重其文授著作佐郎遷膳部員外郎神龍初坐交

通張易之流峯州入為國子監主簿修文館直學士卒
大學士李嶠等奏請加贈詔贈著作郎初審言病甚宋
之問武平一等省候何如答曰甚為造化小兒相苦然
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耳審言
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世號崔李蘇杜融
之亡審言為服總云審言從祖兄易簡九歲能屬文長
博學為文本所器擢進士補渭南尉咸亨初歷殿中
侍御史嘗道遇吏部尚書

舊唐書
作侍郎

李敬玄不避敬玄恨

召為考功員外郎以屈之而侍郎裴行儉與敬玄不平故易簡上書言敬玄罪敬玄曰襄陽兒輕薄乃爾因奏易簡險躁高宗怒貶開州司馬有御史臺雜注文集行

世審言次子閑

舊唐書云閑終奉天令

閑子甫

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

舊唐書作京兆府兵曹參軍

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

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
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于人
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
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
挫隨時敏給揚雄枚臯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
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
羸服欲奔行在為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

右拾遺甫始與房琯為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
董廷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
司雜問宰相張鎰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然帝
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寇奪甫家寓廊廡年艱窘孺弱
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為華州司功參
軍闕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
南結廬成都西郭名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
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武再帥劍南表為參謀檢校工

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至其家甫見之或時
不巾而性偏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
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為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
州刺史張彞集吏于門武將出冠鉤于簾者三左右白
其毋奔救得止獨殺彞

按舊書云武雖急暴
不以為意與新書異

武卒崔旰

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厯中出瞿唐下江陵泝沅湘以
登衡山因客耒陽游獄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
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甫曠

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
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
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為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
憐其忠云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六歲善文辭九歲得顏師古
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摘其失麟德初劉祥道巡行關
內勅上書自陳祥道表于朝對策高第年未冠授朝散
郎數獻頌闕下沛王聞其名召署府修撰論次平臺祕

略書成王愛重之是時諸王鬪雞勃戲為文檄英王雞
高宗怒曰是且交構斥出府勃既廢客劍南聞號州多
藥草求補參軍倚才凌藉為僚吏共嫉官奴曹達抵罪
匿勃所懼事洩輒殺之事覺當誅會赦除名父福峙繇
雍州司功參軍坐勃故左遷交趾令上元二年勃往省
渡海溺水瘁而卒初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
王閣宿令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紙筆徧請客莫敢當
至勃不辭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

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之極歡而罷勃屬文初
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筆成
篇不易一字時人謂勃為腹稿尤喜著書初勃祖通隋
末居白牛溪教授門人甚衆嘗起漢魏盡晉作書百二
十篇以續古尚書後亡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勃補完
缺逸定著二十五篇嘗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
元有祕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嘗讀易夜夢若有告者
曰易有太極子勉思之寤而作易發揮數篇至晉卦會

病止勅兄勳弟助皆第進士勳長壽中為鳳閣舍人壽
春等五王出閣有司具儀忘載冊文羣臣已在乃寤其
闕宰相失色勳召五吏執筆口占分寫其辭粲然人人
嗟服尋加弘文館學士兼知天官侍郎始裴行儉典選
見勳與蘇味道曰二子者皆銓衡才至是語驗勳素善
劉思禮用為箕州刺史與綦連耀謀反勳與兄涇州刺
史勔及助皆坐誅

按舊書載勳坐與耀善并弟勔俱伏誅以勔為勳之弟且不及助與新書

異神龍初詔復官助字子功七歲喪母哀號隣里為泣

居父憂哀毀骨立服除為監察御史裏行初勔勅皆著才名故杜易簡稱三珠樹其後助與弟劼又以文顯劼早卒福時少子勸亦有文福時嘗詫韓思彥思彥戲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譽兒癖使助出其文思彥曰生子若是可夸也勔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四傑炯嘗曰吾媿在盧前恥居王後議者謂然

楊炯華陰人舉神童授校書郎永隆二年王太子已釋

真表豪俊充崇文館學士中書侍郎薛元超薦炯及鄭
祖玄鄭玄挺崔融等詔可遷詹事司直俄坐從父弟神
讓與徐敬業亂出為梓州司法參軍遷益川令張說以
箴贈行戒其苛至官果以嚴酷稱吏稍忤意榜殺之不
為人所多卒官中宗時贈著作郎

盧照鄰字昇之范陽人博學善屬文初授鄧王府典籤
王愛重謂人曰此吾之相如調新都尉以病去官居太
白山得方士玄明膏餌之會父喪號嘔丹輒出由是疾

蓋甚客東龍門山布衣蔡羹裴瑾之章方質范履冰等
時時供醫藥疾甚足攣一手又廢乃去具茨山下買園
數十畝疏潁水周舍復豫為墓偃卧其中照鄰自以當
高宗時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
聘賢士已已廢著五悲文以自明疾既久與親屬訣自
沉潁水

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嘗為道王府屬嘗使自言
所能賓王不答歷武功主簿裴行儉為洮州總管表掌

書奏不應調長安主簿武后時數上疏言事除臨海丞
鞅鞅不得志棄官去徐敬業起兵署賓王為府屬為敬
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讀但嘻笑至一杯之土未乾
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誰為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
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

按舊書作敬業敗伏誅與

新書

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

元萬頃後魏京兆王子推裔祖白澤武德中仕至梁利
十一州都督封新安公萬頃起家為通事舍人從李勣

征高麗管書記勅命別將郭待封以舟師赴平壤馮師
本載糧繼之

按馮師本舊書
作別帥馮本

不及期欲報勅而恐為謀

所得萬頃為作離合詩遺勅勅不達其意怒曰軍機切
遽何用詩為欲斬待封萬頃言狀乃免又使萬頃草檄
讓高麗而譏其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答曰謹聞命
徙兵固守軍不得入高宗聞之流萬頃嶺外會赦還為
著作郎武后詛帝召諸儒論譔禁中萬頃與周王府戶
曹參軍范履冰苗神客太子舍人周思茂右史胡楚賓

與選凡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等九千餘篇至
朝廷疑義表疏皆密使參處以分宰相權故時謂北門
學士萬頃敏文辭然放達不治細檢無儒者風武后時
累遷鳳閣侍郎坐誅履冰者河內人垂拱中歷鸞臺天
官二侍郎春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修國史後
坐舉逆人被殺神客東光人終著作郎思茂漳南人與
弟思鈞早知名累遷麟臺少監崇文館學士垂拱中下
獄死胡楚賓秋浦人屬文敏甚必酒中然後下筆高宗

命作文常以金銀栴榘酒飲之文成輒賜焉家居率沈
飲出入待詔性重慎未嘗語禁中事人及其醉問之亦
熟視不答自殷王文學拜右史兼崇賢直學士而卒

正萬頃孫修名節擢明經高第授監門衛兵曹參軍舅
孫逖與譚物理歎已不逮肅宗初吏部尚書崔瑀典選
正以書判第一名詣京師以父詢倩老辭疾免河南節
度使崔光遠表置其府史思明陷河洛輦父匿山中賊
以名購正度事急謂弟曰賊祿不可養親彼利吾名難

免矣然不汙身而死吾猶生也賊既得誘以高位瞋目
固拒兄弟皆遇害父聞仰藥死事平詔錄仗節十一姓
而正為冠贈祕書少監以其子義方為華州參軍義方
歷京兆府司錄韋夏卿李實繼為尹事必咨之歷虢商
二州刺史福建觀察使中官吐突承璀聞人也義方用
其親屬為石職李吉甫再當國陰欲承璀與助即召義
方為京兆尹李絳惡其黨出為鄜坊觀察使一切辨治
然苛刻人多怨之卒贈左散騎常侍弟季方舉明經調

楚丘尉歷殿中侍御史兵部尚書王紹表為度支員外
郎遷金膳二部郎中號能職王叔文用事憚季方不為
用以兵部郎中使新羅新羅聞中國喪不時遣供饋之
季方正色責之閉戶絕食待死新羅人悔謝結歡乃還
卒贈同州刺史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五十五

文苑傳

唐二

李適

韋元旦
宋之問

劉允濟
閻朝隱

沈佺期

尹元愷

富嘉謨
吳少微

劉憲

王適
梁載言

司馬鉉

李邕

呂向

王翰

孫逖

成簡

李白

張旭

王維

鄭虔

蕭穎士

存

柳并

陸據
皇甫冉

蘇源明

梁肅

李適字子至京兆萬年人舉進士再調猗氏尉武后修
三教珠英以李嶠張昌宗為使取文學士綴集於是適
與王無競尹元凱富嘉謨宋之問沈佺期閻朝隱劉允
濟在選書成遷戶部員外郎俄兼修書學士景龍初又
擢修文館學士睿宗時待詔宣光閣再遷工部侍郎卒
贈貝州刺史嘗夢與人論大衍數寤而曰吾壽盡此乎

敕其子曰霸陵原西視京師吾樂之可營墓樹十松焉
及未病時衣冠往寢石榻上置所撰九經要句及素琴
于前士貴其達子季卿亦能文舉明經博學宏辭調鄆
尉肅宗時為中書舍人以累貶通州別駕代宗立遷為
京兆少尹復授舍人進吏部侍郎河南江淮宣慰使振
拔幽滯號振職大厯中終右散騎常侍贈禮部尚書季
卿在朝薦進才髦與人交有終始恢博君子也初中宗
景龍二年始於修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

士十二員象四時八節十二月於是李嶠宗楚客趙彦
昭韋嗣立為大學士適劉憲崔湜鄭愔盧藏用李又岑
羲劉子玄為學士薛稷馬懷素宋之問武平一杜審言
沈佺期闔朝隱為直學士又召徐堅韋元旦徐彥伯劉
允濟等備員其後被選者不一凡天子饗會游豫唯宰
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竝渭水祓除則賜細柳園辟
癘夏宴蒲萄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圖獻菊花酒稱壽
冬幸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從

行給翔麟馬品官黃衣各一帝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
人所歆慕然皆狎猥佻佞忘君臣禮法惟有文華取幸
若韋元旦劉允濟沈佺期宋之問閻朝隱等無他稱附
篇左云

韋元旦京兆萬年人祖澄越王府記室撰女誡傳于時
元旦擢進士第補東阿尉遷左臺監察御史與張易之
有姻屬易之敗貶感義尉俄召為主客員外郎遷中書
舍人舅陸頌妻韋后弟也故元旦憑以復進云

劉允濟河南鞏人其先出沛國齊彭城郡丞瓌六世孫少孤事母尤孝工文辭與王勃齊名舉進士補下邳尉累遷著作佐郎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為魯後春秋獻之遷左史兼直弘文館武后明堂成奏賦述功德手詔褒美除著作郎為來俊臣飛構當死以母老丐餘年繫獄會赦免貶大庾尉復為著作佐郎修國史常曰史官善惡必書使驕祖賊臣懼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如浮雲耳遷鳳閣舍人生二張昵

狎除青州長史有清白稱巡察使路敬潛言狀召為修文館學士既久斥喜甚與家人樂飲數日卒

沈佺期字雲卿相州內黃人及進士第由協律郎累除給事中轉考功員外郎受賕劾未究會張易之敗遂長流驩州稍遷台州錄事參軍事入計得召見拜起居郎兼修文館直學士既侍宴帝詔學士等舞回波佺期為弄辭悅帝歷中書舍人太子少詹事

舊唐書作太子詹事

開元初

卒弟全交全宇皆有才章而不逮佺期

宋之問字延清一名少連汾州人

舊唐書作疏州宛農人

父令文

高宗時為東臺詳正學士之問偉儀貌雄于辯甫冠武
后召與楊炯分直習藝館累轉尚方監丞左奉宸內供
奉武后游洛南龍門詔從臣賦詩左使東方虬詩先成
后賜錦袍之問俄頃獻后覽之嗟賞更奪袍以賜于時
張易之等寵貴之問與閭朝隱沈佺期劉允濟傾心媚
附易之所賦諸篇盡之問朝隱所為至為易之奉溺器
及敗貶隴州朝隱崖州並參軍事之問逃歸洛陽匿張

仲之家會武三思復用事仲之與王同皎謀殺三思安
王室之間得其實令兄子曇與冉祖雍上急變因丐贖
罪由是擢鴻臚主簿天下醜其行景龍中遷考功員外
郎諂事太平公主故見用及安樂公主權盛復往諧結
太平深疾之中宗將用為中書舍人太平發其知貢舉
時賕餉狼藉下遷汴州長史未行改越州長史頗自力
為政睿宗立以會險惡詔流欽州祖雍歷中書舍人
刑部侍郎倡飲省中為御史劾奏貶蘄州刺史至是亦

流嶺南並賜死桂州魏建安後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為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宗比肩謂蘇武李陵也初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頸殺之既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踦勇聞之慙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絕之悌長八尺開元中厯劍南節度使太原尹嘗

坐事流朱鷺會蠻陷驩州授總管擊之募壯士八人被
重甲大呼薄賊曰獠動即死賊七百人皆伏不能興遂
平

閻朝隱字友倩趙州樂城人少與兄鏡幾弟仙舟皆著
名連中進士孝悌廉讓科補陽武尉中宗為太子朝隱
以舍人幸性滑稽屬辭奇詭為武后所賞累遷給事中
伏內供奉后有疾令往禱少室山乃沐浴伏身俎盤為
犧請代后疾還奏會后亦愈大見褒賜其佞諂如此景

龍初自崖州遇赦還累遷著作郎先天中為祕書少監
坐事貶通州別駕卒

尹元凱瀛州樂壽人由磁州司倉參軍坐事免棲遲不
出者三十年與張說盧藏用厚詔起為右補闕歷并州
司馬卒時又有富嘉謨吳少微皆知名嘉謨武功人舉
進士長安中累轉晉陽尉少微新安人亦尉晉陽尤相
友善有魏郡谷倚者為太原主簿並負文辭時稱北京
三傑嘉謨與少微屬詞皆本經術雅厚雄邁人爭慕之

號吳富體預修三教珠英章嗣立薦嘉謨少微並為左

臺監察御史

舊書云少微為右臺監察御史

已而嘉謨死少微方病聞

之為慟亦卒

劉憲字元度宋州寧陵人父思立高宗時為名御史于

時河南北大旱詔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贍思立

建言蠶務未畢而遣使撫巡所至不能無勞餒又賑給

須立簿最稽出入往返停滯妨廢且廣若無驛處馬須

豫集以一馬勞數家今農事待雨興作輟日役破歲計

本欲安存更煩擾之望且貴州縣給貸須秋遣使便詔
聽罷謚等行遷考功員外郎始議加明經帖進士雜文
卒官憲擢進士調河南尉累進左臺監察御史天授中
奉詔按來俊臣罪憲疾其酷欲痛繩之反為所構貶潯
水令俊臣死召為給事中轉中書舍人坐善張易之出
為渝州刺史除太僕少卿修國史兼修文館學士遷太
子詹事時玄宗在東宮雅意墳史憲啓曰殿下位副君
有絕人之才非以尋擿章句要通大意而已侍讀褚無

量經明行修耆年宿望宜數召問以察其言太子嘉納
會卒贈兗州都督初武后時敕吏部糊名考判求高才
惟憲與王適司馬鎰梁載言入第二等適幽州人終雍
州司功參軍鎰河南人神龍初以中書侍郎卒事繼母
考奉祿不入私舍與弟銓伯父希象皆厯殿中侍御史
希象剛直不諂終主爵員外郎載言聊城人厯鳳閣舍
人專知制誥終懷州刺史

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

屬辭故人號書麓顯慶中累擢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為文選注敷析淵洽表上之賜賚頗渥除潞王府記室參軍為涇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善流姚州遇赦還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邕少知名始善注文選釋事而忘意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善詰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為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其後兩書並行既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徧願一見祕書嶠曰祕閣萬卷豈時日能習邪邕固請乃假直

祕書未幾辭去嶠驚異試問奧篇隱帙了辯如響嶠歎
曰子且名家嶠為內史與監察御史張廷珪薦邕文高
氣直才任諫諍乃召拜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劾張昌
宗等反狀武后不應邕立階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
計陛下當聽后色解即可璟奏中宗立鄭普思以方技
幸擢祕書監邕諫曰陛下躬政日淺有九重之嚴未聞
道路橫議今藉籍皆言普思憑詭惑說妖祥陛下不知
猥見驅使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自古

堯舜稱聖者所行皆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道治天下惟陛下省察不納五王被殺坐善張柬之出為南和令貶富州司戶參軍事韋氏平召拜左臺殿中侍御史彈劾任職人頗憚之譙王重福謀反邕與洛州司馬崔日知捕支黨遷戶部員外郎玄宗在東宮邕及崔隱甫倪若水同被禮遇岑羲等忌之貶邕舍城丞玄宗即位召為戶部郎中時張廷珪為黃門侍郎姜皎方幸共援邕為御史中丞姚崇疾邕躁進左遷括

州司馬起為陳州刺史帝封泰山還邕見帝汴州詔獻
辭賦帝悅然矜肆自謂且宰相邕素輕張說與相惡會
仇人告邕贓貸枉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救
之請代邕死言邕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折二張之
角挫韋氏之鋒雖身受謫屈而姦謀沮解即其有功於
國且邕所能者拯孤恤窮救乏賙惠家無私聚今聞坐
賊下吏死在旦夕臣聞生無益於國者不若殺身以明
賢臣與邕生平不款曲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不違

邕明矣夫士為知己者死臣不為邕所知而甘之死者
非特惜邕賢亦以成陛下矜能之慈疏奏邕得減死貶
遵化尉璋流嶺南邕妻溫復為邕請戍邊自贖表入不
省邕後從中人楊思勗討嶺南賊有功徙豐州司馬開
元二十三年起為括州刺史喜興利除害復坐誣往且
得罪天子識其名詔勿劾後歷淄滑二州刺史上計京
師中人臨問索所為文章且進上以讒媚不得留出為
汲郡北海太守天寶中左驍衛兵曹參軍柳勣有罪下

獄邕嘗遺勅馬吉溫使引邕嘗議及休咎厚相賂遺宰
相李林甫素忌邕因傳以罪詔刑部員外郎祁順之監
察御史羅希奭就郡杖殺之代宗時贈祕書監邕之文
長於碑頌時稱李北海盧藏用嘗謂邕如干將莫邪難
與爭鋒但虞傷軼耳後卒如言杜甫知邕負謗死作八
哀詩讀者傷之邕資豪放不能治細行所在畋游自肆
終以敗云

呂向字子回亡其世貫或曰涇州人隱陸渾山工草隸

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號連錦書疆志于學每
賣藥即市閱書遂通古今玄宗開元十年召入翰林兼
集賢院校理侍太子及諸王為文章時帝歲遣使采擇
天下姝好內之後宮號花鳥使向因奏美人賦以諷帝
善之擢左拾遺帝數校獵渭川向又獻詩規諷進左補
闕帝自為文勒石西嶽詔向為鐫勒使以起居舍人從
帝東巡帝引頡利發及蕃部首長入仗內賜弓矢射禽
向力諫帝納其言久之遷主客郎中專侍皇太子眷賚

良異始向之生父岌客遠方不還少喪母失墓所在將
葬巫者求得之不知父存亡招魂合諸墓後有傳父猶
在者訪索累年不獲它日自朝還道見一老人問之果
父也下馬抱父足號慟行人為流涕帝聞咨歎官岌朝
散大夫卒贈東平太守向再遷中書舍人改工部侍郎
卒贈華陰太守嘗以李善釋文選為繁釀與呂延濟劉
良張銑李周翰等更為詁解時號五臣注

王翰

舊唐書
作王瀚

字子羽并州晉陽人少豪健恃才及進士

第喜蒲酒張嘉貞為本州長史偉其人厚遇之張說鎮并州禮益加復舉直言極諫調昌樂尉又舉超拔羣類方說輔政故召為祕書正字擢通事舍人駕部員外郎說罷相輸出為汝州長史徙仙州別駕日與才士豪俠飲樂游畋伐鼓窮歡坐貶道州司馬卒

孫逖博州武水人

舊書作潞州涉縣人

後魏光祿大夫惠蔚其先

也祖希莊為韓王府典籤父嘉之第進士終襄邑令逖幼有文屬思警敏年十五見雍州長史崔日用令賦土

火爐援筆成篇理輒不凡日用駭歎遂與定交舉手筆
俊拔哲人奇士隱淪屠釣及文藻宏麗等科開元十年
又舉賢良方正玄宗御浴城門引見命戶部郎中蘇晉
等第其文異等擢左拾遺李曷鎮太原表置幕府以起
居舍人入為集賢院修撰時海內少事帝賜羣臣十日
一燕宰相蕭嵩會百官賦天成玄澤維南有山楊之華
三月英英有蘭和風嘉木等詩八篇繼雅頌體使逖為
之序改考功員外郎取顏真卿李華蕭穎士趙驊等皆

海內有名士俄遷中書舍人是時嘉之且八十猶為令
逖求降外官增父秩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聽致仕
時蘇頲齊澣蘇晉賈曾韓休許景先及逖典詔詰為代
言最而逖尤精密張九齡視其草欲易一字卒不能也
居職八年判刑部侍郎以病風乞解徙太子左庶子遂
綿廢累年徙少詹事工元中卒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文
子宿絳成成最知名

成字思退以蔭仕累洛陽長安令兄宿為華州刺史因

悸病瘖成請告往視不待報輒行代宗嘉其悌不責也
稍遷倉部郎中京兆少尹為信州刺史歲大旱發倉以
賤直售民故饑而不亡再期增戶五千詔書褒美徙蘇
州改桂管觀察使貞元五年卒成通經術奏議据正嘗
有期喪弔者至成不易縗而見客疑之請故答曰縗者
古居喪常服去之則廢喪也子公器亦至邕管經畧使
公器子簡字樞中元和初登進士第辟鎮國荆南幕府
累遷左司吏部二郎中繇諫議大夫知制誥進中書舍

人初逝掌誥至代宗時宿又居職逮簡凡三世會昌初
遷尚書左丞建言班位以品秩為等差今官兼臺省位
置遷誤不可為法元和元年御史臺白奏常參官兼大
夫中丞者視檢校官居本品同類官上其後侍郎兼大
夫者皆在左右丞上當時侍郎兼大夫少唯京兆尹兼
之京兆尹從三品今位乃在本品同類官從三品卿監
上太常宗政卿正三品下左丞乃正四品上戶部侍郎
正四品下今戶部侍郎兼大夫當在本品同類正四品

下諸曹侍郎上不宜居正四品丞郎上又右丞正四品
下吏部侍郎正四品上今吏部侍郎位右丞之下蓋以
丞有繩轄之重雖吏部品高猶居其下然則戶部侍郎
雖兼大夫安得居其上哉今散官自將仕郎至開府特
進每品正從有上中下名級各異則正從上下不得謂
之同品京兆河南司錄及諸府州錄事參軍事皆操紀
律正諸曹與尚書省左右丞紀綱六曹畧等假使諸曹
掾因功勞加臺省官安得位在司錄錄事參軍上且左

丞糾射八坐主省內禁令宗廟祠祭事御史不當得彈奏之良以臺官所奏拘牽成例不揣事之輕重使理可循雖無往比自宜行之否者雖曰舊章正可改也武宗詔兩省官詳議皆從簡請歷河中興元宣武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東都留守而弟範亦舉進士為淄青節度使世推顯家

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適還客巴西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十

歲通詩書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為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子天才奇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

縱橫術擊劍為任俠輕財重施更容任城

按舊書云白父為任城尉

因家焉與新書小異

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

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

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

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

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于市帝

坐沉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為樂章召入而白已醉
左右以水頰面稍解授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
其才數宴見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素貴恥
之撻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
為親近所容益驕放沈飲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璵崔
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八仙人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
白浮游四方嘗乘舟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
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

璘辟為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游并
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為救免自是子儀請
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
若思將吳兵三千赴河南道尋陽釋囚辟為參謀未幾
辭職李陽冰為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
白已卒白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
終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
禁樵採訪後裔惟二孫女嫁為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

泣曰先祖志在青山頃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為改葬立
二碑焉告二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願
更嫁傳正嘉歎復其夫徭役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
劍舞張旭草書為三絕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呌
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
復得也世呼張顛初仕為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
昔又來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藏家
爾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

盡其法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
法意觀倡公孫舞劍器得其神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
有異論至旭無短之者傳其法惟崔邈顏真卿云旻嘗
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為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
集皆迎刃而斷奚大驚引去後以龍華軍使守北平北
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休山下有老父曰此
彪也稍北有真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趨之有虎
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辟易弓矢皆墜自是

不復射

王維字摩詰河東人九歲知屬辭與弟縉齊名資孝友

開元初擢進士

按舊書云開元九年進士擢第

調大樂丞坐累為濟州

司倉參軍張九齡執政擢右拾遺歷監察御史母喪毀
幾不生服除累遷給事中安祿山反玄宗西狩維為賊
得以藥下利陽瘖祿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陽迫為給事
中祿山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諸工皆泣維
聞悲甚賦詩悼痛賊平皆下獄或以詩聞行在時縉位

已顯請削官贖維罪肅宗亦自憐之下遷太子中允久之遷中庶子三遷尚書右丞縉為蜀州刺史未還維自表已有五短縉五長臣在省戶縉遠方願歸所任官放田里使縉得還京師議者不之罪久乃召縉為左散騎常侍上元初卒疾甚縉在鳳翔作書與別又遺親故書數幅停筆而化贈祕書監維工草隸善畫名盛於開元天寶間畫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為天機所到學者不及也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徐

云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兄弟皆篤志奉佛食不葷衣不文綵別墅在輞川地奇勝與裴迪游其中賦詩相酬為樂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表輞川第為寺終葬其西竇應中代宗語縉曰朕嘗於諸王座聞維樂章今傳幾何遣中人王承華往取縉裒集數十百篇上之

鄭虔鄭州滎陽人天寶初為協律郎集綴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有窺其藁者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虔蒼黃焚

之坐謫十年還京師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
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
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今後
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久之雨壞
廡舍有司不復修完治國子館自是遂廢初虔追紬
故書可誌者得四十餘篇國子司業蘇源明名其書為
會粹虔善圖山水好書常苦無紙於是慈恩寺貯柿葉
數屋遂往日取葉肄書歲久殆遍嘗自寫其詩并畫以

獻帝大書其尾曰鄭度三絕遷著作郎安祿山反劫百
官置東都偽授度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攝市令潛以
密章達靈武賊平與張通王維並囚宣陽里三人者皆
善畫崔圓使繪齋壁度等方悸死即極思祈解於圓卒
免死貶台州司戶參軍事後數年卒度學長於地理山
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戎衆寡無不詳嘗為天寶軍防錄
言典事該諸儒服其善時號鄭廣文在官貧約甚澹如
也有鄭相如者自滄州來師事度度未之禮間問何所

業相如曰聞孔子稱繼周者百世可知僕亦能知之虔
駭然即曰開元盡三十年當改元盡十五年天下亂賊
臣僭位公當汙偽官願守節可以免虔又問自謂云何
答曰相如有官三年死衢州是年及進士第調信安尉
既三年虔詢吏部則相如果死故虔念其言終不附賊
蕭穎士字茂挺梁鄱陽王恢七世孫祖晶賢而有謀任
雅相伐高麗表為記室越王貞舉兵杖策詣之陳三策
王不用晶度必敗乃亡去客死廣陵穎士四歲屬文十

歲補太學生通百家譜系書籀學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對策第一父旻以莒丞抵罪頴士往訴於府佐張惟一惟一曰旻有佳兒吾以旻獲譴不憾乃平宥之天寶初頴士補祕書正字于時裴耀卿席豫張均宋遙韋述皆先進器其材與鈞禮由是名播天下奉使括遺書趙衛間淹久不報為有司劾免留客濮陽於是尹徵王恒盧異盧士式賈邕趙匡闔士和柳并等皆執弟子禮以次授業號蕭夫子召為集賢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見之

顏士方父喪不詣林甫嘗致故人舍邀顏士顏士前往

哭門內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弔乃去

按舊書云李林甫採其名欲拔用之

乃召見時顏士寓居廣陵母喪即練麻詣京師徑謁林甫於政事省林甫素不識遽見練麻大惡之即令斥去

與新書異

怒其不下已調廣陵參軍事顏士急中不能堪作

伐櫻桃樹賦曰擢無庸之瑣質蒙本枝以自庇雖先寢

而或薦非和羹之正味以譏林甫云會母喪免流播吳

越嘗謂仲尼作春秋為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

書表世家列傳叙事依違失褒貶體不足以訓乃起漢

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為傳百篇在魏書高貴崩曰司馬昭弑帝於南闕在梁書陳受禪曰陳霸先反又自以梁枝孫而宣帝逆取順守故武帝得血食三紀昔曲沃篡晉而文公為五伯仲尼弗貶也乃黜陳閔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斷諸儒不與論也史官韋述薦潁士自代名詣史館待制潁士乘傳詣京師而林甫方威福自擅潁士不屈愈見疾俄免官往來鄠杜間林甫死更調河南府參軍事倭國遣使入朝自陳國人

願得蕭夫子為師者中書舍人張漸等諫不可而止安
祿山寵恣穎士陰語柳并曰武人負寵而驕亂不久矣
東京其先陷乎即託疾遊太室山已而祿山反穎士往
見河南採訪使郭納言禦守計納不用數曰肉食者以
兒戲禦劇賊難矣哉聞封常清陳兵東京往觀之不宿
而還因藏家書於箕穎間身走山南節度使源洧辟掌
書記賊別校攻南陽洧懼欲退保江陵穎士說曰官兵
守潼關財用急必待江淮轉餉乃足餉道由漢沔則襄

陽乃今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大事去矣且列郡數十人
百萬訓兵攘寇社稷之功也賊方專峭陝公何遽輕土
地欲取笑天下乎洧乃按甲不出會祿山死賊解去洧
卒往客京陵永王璘召之不見時盛王為淮南節度
大使留蜀不遣副大使李承式玩兵不振穎士與宰相
崔圓書以為今兵食所資在東南但楚越重山複江自
古中原擾則盜先起宜時遣使以扞鎮江淮俄而劉展
果反賊圍雍邱脅泗上軍承式遣兵往救大宴賓客陳

女樂頴士曰天子暴露豈臣下盡歡時邪夫投兵不測乃使觀聽華麗一旦思歸誰致其死哉弗納崔圓聞之即授揚州功曹叅軍至官信宿去後客死汝南逆旅門人共謚曰文元先生頴士樂聞人善以推引後進為已任如李陽李幼卿皇甫冉陸渭等數十人由獎目皆為名士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嘗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李華邵軫趙驊時人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其交也華與頴士齊名世號蕭李有奴

事穎士十年答楚嚴慘或勸其去答曰非不能愛其才
耳穎士所許可當世者陳子昂富嘉謨盧藏用之文辭
董南事孔述睿之博學而已子存字伯城亮直有父風
能文辭與韓會等善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表為常熟主
簿顏真卿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討撫古今韻字所
原作書數百篇建中初由殿中侍御史四遷比部郎中
張滂主財賦辟存流務京師裴延齡與滂不協存疾其
姦去官風痺卒韓愈少為存所知自袁州還過存廬山

故居而諸子前死唯一女在為經贍其家

陸據河南人字德鄰後周上庸公騰六世孫神寓警邁

善物理年三十始游京師舉進士

據舊唐書增

公卿愛其文

交譽之天寶十三載終司勳員外郎

柳并者字伯存大厯中辟河東府掌書記遷殿中侍御

史喪明終於家初并與劉太真尹徵閭士和受業於穎

士而并好黃老穎士常曰太真吾入室者也期文不墜

寄是子云徵博聞彊識士和鉤深致遠吾弗逮已并不

受命而尚黃老子亦何誅并弟談字中庸穎士愛其才以女妻之

皇甫冉字茂政十歲能屬文張九齡歎異之與弟曾皆善詩天寶初踵登進士授無錫尉王縉為河南元師表掌書記累遷右補闕卒曾字孝常歷監察御史其名與冉相上下當時比張氏景陽孟陽云

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字弱夫工文辭有名天寶間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累遷國子司業安祿山陷京

師源明以病不受偽署肅宗復兩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誥是時承大盜之餘國用匱屈宰相王璵以祈禱進禁中禱祀窮日夜中官用事給養繁靡羣臣莫敢切諍昭應令梁鎮上書勸帝罷淫祀其他不暇及也源明數陳政治得失及史思明陷洛陽有詔幸東京將親征源明因上疏極諫曰淫雨積時道路方梗甚不可一也自春大旱秋苗耗半歛獲未畢先之以清道之役申之以供頓之苦甚不可二也每立殿廊見旌旗之下餓夫執爨

仆于行間日見二三市井餓殍求食死于路旁日見四五甚不可三也姦人盜兒連牆接棟磨礪以須陛下之出御史大夫必不能澄清禁止甚不可四也聖皇巡蜀之初都內財貨吏民資產靡散于道路之手至有乘馬驅驢入宣政紫宸者況陛下初有四海威制不及曩時遠矣今茲東行殆賊臣誘掖陛下而已詩曰三星在罍謂危亡在于須臾臣為陛下痛也願速罷幸不然窮賸樂禍已扼腕于下甚不可五也方今河洛驛騷江湖叛

漢詩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彼思明楚元皆采菽之人也陛下何遽輕萬乘而速成之邪甚不可六也大河南北舉為寇盜三公以下廩稍匱絕將士糧賜僅支日月而中官冗食不減往年梨園雜伎愈盛陛下未得穆然高枕殆繇此也自非中書指使太常正樂外願一切放歸給長牒勿事須五六年後隨事蠲省今聚而仰給甚不可七也李光弼拔河陽王思禮下晉原衛伯玉拂焉耆過析支不日可至御史大夫王玄志壓巫閭臨幽都

汝州刺史田南金踰關口過二室鄧景山凌淮泗愾然而西狂賊失勢感于緱山之下北不敢逾孟津東不敢過鬻子計日反接而至矣陛下不坐而受之乃欲親征徇一朝之怒甚不可八也王者之於天地神祇享之以牲幣而已記曰不祈方士彼淫巫愚祝妄有關說甚不可九也天子順動人皆幸之之謂幸人皆病之之謂不幸臣等屢怖視聽聯伏赤墀之下頓顙流涕而出雖陛下優容貸罪凡百之臣必昌言于朝萬口謗于外甚不

可十也臣聞子不諍於父不孝也臣不諍於君不忠也
不孝不忠為苟榮冒祿圜牢之物不若也臣雖至賤不
能委身圜牢之中將使樵夫指而笑之帝嘉其切直遂
罷東幸後以祕書少監卒源明雅善杜甫鄭度其最稱
者元結梁肅肅字敬之一字寬中隋刑部尚書毗五世
孫世居陸渾建中初中文辭清麗科擢太子校書郎肅
復薦其材授右拾遺修史以母羸老不赴杜佑辟淮南
掌書記召為監察御史轉右補闕翰林學士皇太子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百五十五

王侍讀卒贈禮部郎中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

五十六至
六十一

侍講學士_臣 羅國俊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_臣 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五十六

文苑傳

唐三

李華

翰觀

孟浩然

王昌齡崔顥

劉太真

邵說

于邵

唐次

扶持彦謙

崔元翰

于公異

李益

盧綸

吉中孚崔峒

韓翃

錢起

司空曙

苗發

耿漳

夏侯審

李端

歐陽詹

柜

李賀

吳武陵

高重

李商隱

溫庭筠

庭皓

薛逢

李頻

吳融

李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少曠達外若坦蕩內謹重尚
然許每慕汲黯爲人累中進士宏辭科天寶十一載遷
監察御史宰相楊國忠支姪所在橫猾華出使劾按不
撓州縣肅然爲權幸見疾徙右補闕安祿山反上誅守
之策皆留不報玄宗入蜀百官解竄華母在鄴欲間行

輦母以逃為盜所得偽署鳳閣舍人賊平貶杭州司戶
參軍華自傷踐危亂不能完節又不能安親欲終養而
母亡遂屏居江南上元中以左補闕司封員外郎召之
華喟然曰烏有隳節危親欲荷天下寵乎稱疾不拜李
峴領選江南表置幕府擢檢校吏部員外郎以風痺去
官客隱山陽勒子弟力農安於窮槁晚事浮圖法不甚
著書惟天下士大夫家傳墓版及州縣碑頌時時齎金
帛往請乃彊為應大厯初卒初華作舍元殿賦成以示

蕭穎士穎士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文辭繇麗少宏
傑氣穎士健爽自肆時謂華不及穎士而華自疑過之
因作弔古戰場文極思研擁已成汙為故書雜置梵書
之度它日與穎士讀之稱工華問今誰可及穎士曰君
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華愛獎士類名隨以重
若獨孤及韓雲卿韓會李紆柳識崔祐甫皇甫冉謝良
弼朱巨川後至執政顯官華觸禍銜悔及為元德秀權
臯銘四皓贊稱道深婉讀者憐其志宗子翰從子觀皆

有名翰擢進士第調衛尉天寶末房琯韋陟俱薦為史
官宰相不肯擬翰所善張巡死節睢陽人娼其功以為
降賊肅宗未及知翰傳巡功狀表上之肅宗由是感悟
而巡大節白於世義士多之翰累遷左補闕翰林學士
大歷中病免卒翰為文精密而思遲常從陽翟令皇甫
曾求音樂思洎則奏之神逸乃屬文觀字元賓貞元中
連中進士宏辭科終太子校書郎觀屬文不襲沿前人
時謂與韓愈相上下及觀少夭而愈後文益工議者以

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卒擅名陸希聲以為觀尚辭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終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云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陽人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隱鹿門山年四十乃游京師嘗於太學賦詩一座嗟伏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為至不才明

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
放還採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朝會故
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叱曰業已飲
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辭行浩然不悔也張九齡為荆
州辟置于府府罷開元末病疽背卒後樊澤為節度使
時浩然墓庫壞澤為刻碑鳳林山南封寵其墓初王維
過郢州畫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
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開元天寶間同知

名者王昌齡崔顥皆位不顯昌齡字少伯江寧人第進士補秘書郎又中宏辭遷汜水尉不護細行貶龍標尉以世亂還鄉里為刺史閭丘曉所殺張鎬按軍河南兵大集曉最後期將戮之辭曰有親乞貸餘命鎬曰王昌齡之親欲與誰養曉默然昌齡工詩緒密而思清時謂王江寧云崔顥者亦擢進士第有文無行好蒲博嗜酒娶妻惟擇美者俄又棄之凡四五娶終司勳員外郎初李邕聞其名虛舍邀之顥至獻詩首章曰十五嫁王昌

邕叱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去

劉太真宣州人善屬文師蘭陵蕭穎士舉高第進士淮南陳少游表為掌書記嘗以少游擬桓文為義士所訾興元初為河東宣慰賑給使累遷刑部侍郎德宗以天下平貞元四年詔羣臣宴曲江自為詩敕宰相擇文人賡和李泌等請羣臣皆和帝自第之以太真李紆等為上鮑防于邵等次之張濛等為下與擇者四十一人惟泌李晟馬燧三宰相無所差次遷禮部掌貢士多取大

臣貴近子弟坐貶信州刺史卒

邵說相州安陽人已擢進士第未調陷史思明逮朝義
敗歸郭子儀子儀愛其才留幕府累遷長安令祕書少
監大厯末上言祿山思明之難出入二紀多難漸平向
之亂今將變而之治宜建徽號承天意而方謁郊廟大
赦各一誠恐雲雨之施未普鬱結之氣未除願因此時
修享獻款郊廟褒有德錄賢人與天下更始振災益壽
之術也不聽德宗立擢吏部侍郎在職以才顯或言且

執政金吾將軍裴儼謂柳載曰說事賊為劇官掌其兵
大小百戰掠名家子為奴婢不可計得宥死而無厚顏
乃崇第產附貴倖欲以相邦其能久乎建中三年逐嚴
郢說與郢善微諷朱泚訟其冤為草奏貶歸州刺史卒
于郢字相門京兆萬年人天寶末第進士以書判超絕
補崇文校書郎繇比部郎中為道州刺史未行徙巴州
會歲饑部獠亂薄城下郢勵兵拒戰且遣使諭曉獠丐
降郢儒服出賊見皆拜即引去節度使李抱玉以聞遷

梓州辭疾不拜授兵部郎中崔寧帥蜀表為度支副使
俄以諫議大夫知制誥進禮部侍郎朝有大典冊必出
其手為三司使治薛邕獄失德宗旨貶桂州長史復為
太子賓客與宰相陸贄不協出為杭州刺史久疾求告
貶衢州別駕徙江州卒邵孝悌有行晚塗益修潔樊澤
始舉賢良邵望見曰將相材也崔元翰舉進士年五十
矣邵以其文擢異等曰後當司詔令已而皆然獨孤綬
舉博學宏辭吏部考當乙邵覆之置甲科人咨其公

唐次字文編并州晉陽人金紫光祿大夫憲之裔孫建
中初及進士第歷侍御史竇參數薦之改禮部員外郎
參貶出為開州刺史積十年不遷韋臯鎮蜀表為副使
德宗諭臯罷之次久斥遠郡抑不得伸因采古忠臣賢
士之罹讒毀者次其事為辨謗略三篇上之帝益怒改
夔州刺史憲宗立召還授禮部郎中知制誥終中書舍
人憲宗雅惡朋比傾陷者嘗覽辨謗略善之謂學士沈
傳師曰凡君人者宜所觀省然次編錄未盡卿可廣其

書傳師乃與令狐楚杜元穎論次起周訖隋增為十篇
更號元和辨謗略子扶持扶字雲翔登進士第仕歷屯
田郎中太和五年為山南宣撫使內卿倉督鄧琬負度
支漕米吏責償之繫其父子及孫凡二十八年九人死
於獄扶申奏釋之詔切責鹽鐵度支二使天下監院償
逋繫三年以上者皆原進中書舍人出為福州觀察使
濫殺人風績不立會卒奴婢爭財有司按其貲至十餘
萬時議蚩薄之持字德守中進士第太和為渭南尉

試京兆府進士時尹杜棕欲以親故託之持輒趨降階
伏棕語塞乃止累遷給事中歷朔方昭義節度使卒子
彥謙字茂業多通技藝尤工為詩負才無所屈乾符末
避亂漢南王重榮鎮河中辟幕府累表為副使歷晉絳
二州刺史重榮軍亂彥謙貶興元參軍事節度使楊守
亮表為判官遷副使終閬壁二州刺史

按唐次傳新書
附唐儉傳後考

舊書列入文
苑今從之

崔元翰名鵬以字行父良佐與齊國公日用從昆弟也

擢明經甲科補湖城主簿以母喪遂不仕治詩易書春秋謨演範忘象渾天等論數十篇隱白鹿山之陽卒門人共諡曰貞文孝父元翰舉進士博學宏辭賢良方正皆異等義成李勉表在幕府馬燧更表為太原掌書記召拜禮部員外郎竇參秉政引知制誥其訓辭溫厚有典誥風然性剛褊不能取容於時孤特自恃掌誥凡再暮不遷罷為比部郎中卒其好學老不倦用思精緻馳騁班固蔡邕間以自名家怨陸贄李充乃附裴延齡延

齡表鉤校京兆妄費持吏甚急而充等自無過訖不能傳致以罪云

于公異蘇州吳人進士擢第李晟表為招討府掌書記朱泚平露布於德宗曰臣既肅清宮禁祇奉寢園鐘簴不移廟貌如故帝覽泣下曰誰為之辭或以公異對帝咨歎一再始公異與陸贄故有隙世多言公異不能事後母既仕不歸省及贄當政乃奏其狀詔賜孝經罷歸田里卒

李益故宰相揆族子於詩尤所長貞元末名與宗人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圖繪少癡而忌刻防閑妻妾苛嚴世謂妒為李益疾同輩行稍稍進顯益獨不調鬱鬱去游燕劉濟辟置幕府進為營田副使嘗與濟詩語怨望憲宗雅知名召為祕書少監集賢殿學士負才凌藉士衆不能堪諫官因暴幽州時怨望語詔降秩俄復舊官累遷右散騎常侍太和初以禮部尚書致仕

卒時又有太子庶子李益同在朝故世言文章李益以辨云

盧綸字允言河中蒲人避天寶亂客鄱陽大厯初數舉進士不入第元載取綸文以進補閬鄉尉累遷監察御史輒稱疾去坐與王縉善久不調渾瑊鎮河中辟元帥判官累遷檢校戶部郎中嘗朝京師時舅韋渠牟得幸德宗表其才召見禁中帝有所作輒使賡和異日問渠牟盧綸李益何在答曰綸從渾瑊在河中驛召之會卒

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湓夏侯審
李端皆能詩號大厯十才子憲宗詔中書舍人張仲素
訪集遺文文宗尤愛其詩問宰相綸文章幾何亦有子
否李德裕對綸四子簡能簡辭弘正簡求皆擢進士第
在臺閣帝遣中人悉索家笥得詩五百篇以聞中孚鄙
陽人官戶部侍郎翃字君平南陽人侯希逸表佐淄青
幕府府罷十年不出李勉在宣武復辟之俄以駕部郎
中知制誥時有兩韓翃其一為刺史宰相請孰與德宗曰

與詩人韓翃終中書舍人起吳興人天寶中舉進士與
郎士元齊名時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終考功郎中
曙字文初廣平人從韋臯於劍南終虞部郎中發晉卿
子終都官員外郎峒終右補闕漳右拾遺審侍御史端
趙州人始郭曖尚昇平公主主賢明有才思尤招納士
故端等多從曖游曖嘗大集客端賦詩最工錢起曰素
為之請賦起姓端立獻一章又工于前客乃服主賜帛
百後移疾江南終杭州司馬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其先皆為本州州佐縣令
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北宦
及常袞罷宰相為觀察使始擇縣鄉秀民能文辭者與
為賓主鈞禮觀游饗集必與里人矜耀故其俗稍相勸
仕初詹與羅山甫同隱潘湖往見袞袞奇之及舉進士
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
選時稱龍虎榜閩人第進士自詹始詹事父母孝與朋
友信義其文章切深回復明辨與愈友善詹先為國子

監四門助教率其徒伏闕下舉愈博士卒崔羣哭之甚
愈為詹哀辭自書以遺羣初徐晦舉進士不中詹數稱
之明年高第仕為福建觀察使語及詹必流涕從子拒
字降之亦工為文開成中擢進士第里人蕭本妄言與
貞獻太后近屬恩寵赫然拒恥之會澤潞劉從諫奏拒
在幕府拒為辨質本之偽本終得罪從諫子稹拒命拒
方休假還家稹表斥損時政或言拒為之詔流崖州賜
死臨刑色不撓為書徧謝故人自誌墓人皆憐之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賀賦詩援筆輒就如素構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自是有名為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未始先立題然後為詩如它人牽合程課者及暮歸足成之過亦不甚省母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為作諱辨然卒亦不就舉辭尚奇詭所得皆驚邁絕去

翰墨畦逕當時無能效者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絃管為協律郎卒與游者權璩楊敬之王恭元每譏著時為所取去賀亦早世故其詩歌世傳者鮮焉

吳武陵信州人元和初擢進士第淮西吳少陽聞其才遣客鄭平邀之將待以賓友武陵不答俄而少陽子元濟叛武陵遺以書自稱東吳王孫曰夫勢有不必得事有不必疑徒取暴逆之名而殄物敗俗不可謂智一日亡破平生親愛連頭就戮不可謂仁支屬繁衍因緣唐

滅先魂傷餒不可謂孝數百里之內拘若檻穽常疑死
於左右手低回姑息不可謂明且三皇以來數千萬載
何有悖理亂常而能自畢者哉貞元時德宗以涵容御
天下河北諸鎮專地不臣朝廷資以爵號桀黠者自謂
得計以反為利於是楊惠琳劉闢李錡盧從史等又亂
皇帝即位赫然命偏師討之盡伏其辜所謂時也日者
張太尉厭垣捍之勤謝易定為國老田尚書知慮絕俗
又以魏博來歸幽檀滄景皆為信臣然而與足下者獨

齊趙耳夫齊安可恃徐壓其首梁薄其翼魏斲其脛滑
鉞其腹淮南承其衝分兵不足相救全舉則曹魯東平
非其有也彼何苦而自棄哉若趙則固豎子耳前日主
上以澤潞為之導既斥從史姑赦罪復爵祿之天下之
人欲討者十八無何殘丞相御史朝廷以足下故未加
斧鉞也然則中山搏藁城之險太原乘井陘之隘燕徇
樂壽邢扼臨城清河絕其南弓高斷其北孤雛腐鼠求
責不暇又曷以救人哉二鎮不敢動亦明矣足下何恃

而窮處邪今天子英武任賢同符太宗寬仁厚物有玄
宗之度罰無貸罪賞無遺功諸侯恭齊趙以稔其釁羣
師築室礪兵進窺房蔡屯田繼漕前鋒扼喉後陣撫背
左排右掖其幾何而不踣邪足下勿謂部曲勿我欺人
心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欲反足下易地而然
則嬰虎橫之命不若奉大君官守矣枕戈持矛死不得
地不若坐兼爵命而保後嗣矣足下苟能挺知幾之烈
莫若發一介籍士馬土彊歸之有司上以覆載之仁必

保納足下滌垢洗瑕以倡四海將校官屬不失寵且貴
何哉為國者不以纖惡蓋大善也且三州至狹也萬國
至廣也力不相侔判然可知假使官軍百敗而行陣未
嘗乏足下一敗則成禽矣夫一壯士不能當十夫者以
其左右前後咸敵也矧以一卒欲當百人哉昏迷不返
諸侯之師集城下環壘剗塹灌以流潦主將怨攜士卒
崩離田儋呂興發於肘腋屍不得裹宗不得祀臣僕以
為誠子孫所不祖生為暗愎之人沒為幽憂之鬼何其

痛哉元濟得書不悟會裴度東討而韓愈為司馬武陵
勸愈為度謀取中官常所不快者為監軍歸素所快者
於內為吾地以傾諸侯出帛百萬以給士大夫則孰不
為丞相之人然後分三大將環賊而屯明斥候牛酒高
會潛以實期授瀕蔡諸將而以三期給賊令辨士持尺
書劫元濟及將士約降彼無所竄謀矣時度部分已定
故不見用元濟未破數月武陵自硤石望東南氣如旗
鼓矛楯皆顛倒橫斜少選黃白氣出西北盤蛇相交武

陵告愈曰今西北王師所在氣黃白喜象也敗氣為賊
曰直木舉其盈數不閱六十日賊必亡夫天見其祥宜
修事應之且洄曲守將急緩不可使吳城賊將詐而輕
若以兵誘之伏以待一舉可得其城則右臂斷矣武陵
之奇譎類如此長慶初竇易直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表
武陵主鹽北邊易直以不職薄其遇會表置和糴貯備
使擇郎中為之武陵諫曰今緣邊膏壤鞠為榛杞父母
妻子不相活前在朔方度支米價四十而無踰月積皆

先取商人而後求牒還都受錢脫有寇薄城不三旬便當餓死何所取財而云和糴哉天下不治病權不歸有司也鹽鐵度支一戶部郎事今三分其務吏萬員賦日蹙西北邊院官皆御史員外郎為之始命若責可信今又加使權其務是御史員外久於事反不可信也況一使之建胥徒走卒始百輩督責呼騰數千里為不寧城欲邊隅完實獨募浮民徙罪人發沃土何必加使而增吏也易直不納久之入為太學博士太初禮部侍郎

崔郾試進士東都公卿咸祖道長樂武陵最後至謂郾
曰君方為天子求奇材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指笏示
郾讀之乃杜牧所賦阿房宮辭既警拔而武陵音吐鴻
暢坐客大驚武陵請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
郾謝已得其人至第五郾未對武陵勃然曰不爾宜以
賦見還郾曰如教牧果異等後出為韶州刺史以賦貶
潘州司戶參軍卒初柳宗元謫永州而武陵亦坐事流
永州宗元賢其人及為柳州刺史武陵北還大為裴度

跋遇每言宗元無子說度曰西原蠻未平柳州與賊犬
牙宜用武人以代宗元使得優游江湖又遺工部侍郎
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
矣霆砰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
怒人臣邪且程劉二韓皆已拔拭或處大州劇職獨子
厚與猿鳥為伍誠恐霧露所嬰則柳氏無後矣度未及
用而宗元死始李愬節度唐鄧武陵薦李景儉王湘健
智沈敏可表以自副時號知人

高重字文明尚書右僕射儉之五世孫以明經中第李
巽表為鹽鐵轉運巡官以善職稱累進司門郎中敬宗
慎選侍講學士重以簡厚惇正與崔郾同授再擢國子
祭酒文宗好左氏春秋命分列國各為書成四十篇又
與鄭覃刊定九經于石出為鄂岳觀察使以美政被褒
久之拜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卒贈太子少保

按高重傳
新書附高

儉傳後今
改入文苑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或言英國公世勣之裔孫

年弱冠令狐楚帥河陽奇其文使與諸子游楚徙天平
宣武皆表署巡官歲具資裝使隨計開成二年高錡知
貢舉令狐綯雅善錡獎譽甚力故擢進士第調弘農尉
以活獄忤觀察使孫簡將罷去會姚合代簡諭使還官
又試拔萃中選王茂元鎮河陽愛其才表掌書記以子
妻之得侍御史茂元善李德裕而牛李黨人蚩謫商隱
以為說薄無行共排笮之茂元死來游京師久不調更
依桂管觀察使鄭亞府為判官亞謫循州商隱從之凡

三年乃歸亞亦德裕所善絢以為忘家恩放利偷合謝
不通後復干絢乃補太學博士柳仲郢節度劔南東川
辟判官檢校工部員外郎舊書作郎中府罷客滎陽卒商隱
初為文瑰邁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
學商隱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溫庭筠段成式俱用
是相夸號三十六體

溫庭筠本名岐字飛卿尚書右僕射彥博裔孫少穎悟
工為詞章與李商隱齊名然薄於行無檢幅又多作側

辭艷曲與貴胄裴誠令孤渢等捕飲狎昵數舉進士不
中第屬思敏捷多為人作文大中末試有司廉視尤謹
庭筠不樂上書千餘言然私占授者已八人執政鄙其
為授方山尉徐商鎮襄陽署巡官不得志歸江東令孤
絢方鎮淮南庭筠怨居中時不為助力過府不肯謁丐
錢楊子院夜醉為邏卒擊折其齒絢為劾吏吏具道其
汙行絢兩置之事聞京師庭筠徧見公卿言為吏誣染
俄而徐商執政頗右之欲奏用會商罷楊收疾之遂廢

卒弟庭皓咸通中署徐州觀察使崔彥曾幕府龐勛反
以力協庭皓使為表求節度使庭皓終曰當為公信宿
思之勛喜歸與妻子訣明日復見勛索表侶答曰我豈
以筆硯事汝耶其速殺我勛熟視笑曰儒生有膽耶吾
動衆百萬無一人草檄乎囚之更使周重為表彥曾遇
害庭皓亦死詔贈兵部郎中

按溫庭筠及弟庭皓新書
附于溫大雅傳後今依舊

舊列入
文苑

薛逢字陶臣蒲州河東人會昌初擢進士第崔鉉鎮河

中表在幕府鉉復宰相引為萬年尉直弘文館歷侍御史尚書郎持論鯁切以謀畧高自標顯初與彭城劉瑒交瑒文辭出逢下常易之瑒稍親近逢不得意遂相忿恨會瑒當國有薦逢知制誥者瑒猥言先朝以兩省官給事舍人先治州縣乃得除逢未試州執不可乃出為巴州刺史而楊收王鐸同牒署第收輔政逢有詩微辭譏訕收銜之復斥蓬縣二州刺史收罷以太常少卿召還歷給事中鐸為宰相逢又以詩訾鐸鐸怒中外亦鄙

逢編傲故不見齒遷祕書監卒子廷珪進士及第大順
初以司勳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從昭宗次華州
引拜左散騎常侍稱疾免光化中復為舍人累尚書左
丞朱全忠兼四鎮廷珪以官告使至汴客將先見諷其
拜廷珪佯不曉曰吾何德敢受令公拜乎及見卒不肯
加禮

李頴字德新睦州壽昌人少穎悟逮長廬西山多所記
覽其屬辭於詩尤長與里人方干善給事中姚合工詩

士多歸重頻走千里丐其品合大加獎挹以女妻之大
中八年擢進士第調秘書郎為南陵主簿判入等再遷
武功令於是畿民多籍神策軍吏以其橫類假借不敢
繩以法頻至有神策士尚君慶逋賦六年不送頻密撻
比伍與競君慶叩縣廷質頻即械送獄書條宿惡請於
尹殺之督所負無少貸豪猾屏息縣大治有六門堰者
廢廢百五十年方歲饑頻發官廩傭民浚渠按故道廝
水溉田穀以大稔懿宗嘉之擢侍御史守法不阿累遷

都官員外郎表丐建州刺史既至以禮法治下更布條教時朝政亂盜興而建賴頻以安卒官喪歸父老相與扶柩葬永樂州為立廟黎山歲祠之

吳融字子華越州山陰人祖翥有名大中時觀察府召以署吏不應帥高其舉言諸朝賜號文簡先生融力學富辭調龍紀初及進士第韋昭度討蜀表掌書記累遷侍御史坐累去官流浪荆南依成汭久之召為左補闕以禮部郎中為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昭宗反正御南

闕羣臣稱賀融最先至帝有指授疊十許豪融跪作詔
少選成語當意詳帝咨賞良厚進戶部侍郎鳳翔劫遷
融不克從去客闌鄉俄召還翰林遷承旨卒官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五十六